



一匹蒙古马的感动

白雪林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一辑

一匹蒙古马的感动

白雪林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匹蒙古马的感动 / 白雪林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2. 11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6719-6

I. ①一… II. ①白…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7161 号

一匹蒙古马的感动

作 者: 白雪林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330 千

印 张: 22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719-6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组委会

主 任：乌 兰

副主任：周纯杰 葛笑政 王金喜 巴特尔 张 陵
特·官布扎布（常务）

成 员：包银山 布仁巴雅尔 黄宾堂 乌兰图雅

统 筹：陈晓帆 赵富荣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初始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荒蛮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她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录

到呼和浩特挣钱去 [001]

成 长 [067]

霍林河歌谣 [105]

巴尔虎情感 [147]

萨仁格日勒的草原之旅 [181]

硝烟中的巴尔虎草原 [221]

一匹蒙古马的感动 [283]



到呼和浩特挣钱去

早晨，布和楚鲁在香甜的睡梦中醒来，媳妇乌伦已经起来了，正在打扫地上的卫生纸和杂物，那是昨天晚上两个人淘气的垃圾。布和楚鲁翻过身来，趴在胳膊上看着乌伦在那里忙来忙去，神色很得意。

“快起来吧，一会儿阳婆就晒屁股了。”乌伦挥着笤帚做出要敲打他的样子。

布和楚鲁又翻过身去，踢开被子，露出强壮的身体，狠狠地伸了一个懒腰：“我还没睡够呢，上来不？”布和楚鲁狡黠地笑着，冲着乌伦直挤眼睛。

乌伦的脸微微地红了，已经结婚两个多月了，她自然知道布和楚鲁的意思，用笤帚把轻轻地敲打着布和楚鲁的肚皮，“快起吧，阿妈和查干巴拉也该起来了，让人多不好意思。”

布和楚鲁把被子又盖到身上，还想再睡一会儿。

乌伦一看布和楚鲁还不想起来，就用手去胳膊布和楚鲁的肋条，布和楚鲁虽然是个壮壮的汉子，浑身的痒痒肉却特别多，别看晚间乌伦的手在身上摸来摸去没事儿，可是此时乌伦的手一摸到肋条，他浑身激灵，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把乌伦笑得弯下腰去。

“干甚？咋往人那摸呢？”布和楚鲁一边拽过裤子一边说。

“把你美的，让我摸哪？”

布和楚鲁说：“摸哪你知道。”

乌伦用笤帚把又敲打布和楚鲁的后脑勺一下，“布和楚鲁，跟你说这么多天了，到底行不行啊？”

“还能让我再想想吗？”

乌伦有些生气，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你这个男人咋回事儿嘛，一点儿不痛快，也不看看，现在有几个人还在村里窝着？”

“挣钱的事儿谁不想？我当然想去，可是刚结完婚，家里没钱了。”

“钱的事儿好说，我可以回娘家去想办法。”

“不知道为啥，我就舍不得咱们这黄土，我不愿意闻城里的汽车味儿，一听见汽车放屁我就脑袋疼。”

“看你这个出息！要是早知道你这样子，我才不和你结婚呢。”

布和楚鲁急忙哄乌伦：“和你逗着玩儿呢，我答应还不行吗？快去做饭吧，吃完饭后回家张罗钱。”

乌伦一下子高兴了：“真的？真的？你真的答应了？”

布和楚鲁用力地点了点头。

乌伦兴奋地亲了布和楚鲁一下，到外屋做饭去了。

布和楚鲁穿戴完之后，走了出来。

太阳从东边黄土峁上冒出来了，那是枚谁也吃不到的红杏，天天早晨熟透挂在那里，引诱着人们。布和楚鲁傻痴痴地想，天上得有多大一棵树，才能结出这么大的杏子？布和楚鲁被自己的想法逗乐了，他骂了一句“傻瓜”，然后抄起扫帚用力地打扫起院子。

布和楚鲁他们住的是两间窑洞，白白的窗纸上还贴着鲜艳的囍字。院子不太大，是块微微倾斜的土坡，布和楚鲁几扫帚就划拉完了，他放下扫帚，向窑洞后面的黄土高坡走去。

布和楚鲁他们这个村子叫一棵树，在黄土高坡深处，他们村子里现在没有大树了，都是些二三十年的小树，可是一棵树这个村名怕是有了一百多年了吧，当年的那棵树假如还在的话该有多大多粗了呢？高高的黄土崖一条一竖的，那是常年雨水冲刷的缘故。雨水从黄土高坡上流下去，向东流走了，东边就是黄河。黄河离他们一棵树这个村子有二十里地远。

一棵树是鄂尔多斯准格尔旗的地盘，往西走是东胜市，准格尔旗是个两省交界的地方，往南去就是山西省。黄河著名的万家寨水库就在准格尔旗境内，水库里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旅游景点老牛湾，那里的风景很秀丽，黄河泥泥糊糊奔流几千里，唯独在老牛湾这里是清的，是绿的。

布和楚鲁站在高高的黄土高坡上，看着自己的村子，村子里多数人家还住着窑洞，东一家西一家，都躲在黄土崖底下。人的适应能力极强，以前蒙古人住毡房，后来习惯住土房草房，布和楚鲁的爷爷在世时他们就住上了窑洞。窑洞也很不错，冬暖夏凉的，全家人都很喜欢。布

和楚鲁就生在窑洞里。现在村民们都起来了，淡淡的炊烟在黄土坡上慢慢地飘着，没有风，烟飘得很慢。布和楚鲁愿意闻这炊烟的味道，真要是到城里去了，就再也闻不到炊烟的味道了，城里人都烧煤气烧煤，煤的味儿还对付，布和楚鲁最不愿意闻汽车的味道。可是媳妇乌伦要进城打工去，他不能不听，他太喜欢乌伦了。乌伦是多好的媳妇啊，他喜欢乌伦的身体，喜欢乌伦说话的声音，喜欢乌伦的动作，要是让他和乌伦分开，那真是比拿刀捅他还难受。乌伦已经跟他说了，如果他不肯去，那就自己走，让这么好的媳妇一个人到城里去那还了得，布和楚鲁说什么也不干哪。

布和楚鲁和乌伦是中学的同学，那是上初三的时候，他们从乡里中学放学回来，赶上下了一场大雨。黄土高坡就是这样，只要让雨一淋，马上黏糊糊光滑滑的，迈不开步，他只好拉着乌伦躲在路边的一个土窑窑里。黄土崖下很快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土窑窑很小，他让乌伦待在里面，他在外面挡雨，那雨下到快半夜才停，他在秋风中瑟瑟发抖，身后的乌伦嚤嚤地哭了起来。

“你咋啦？”他没敢转过身去，土窑窑很小，如果他转过身去，就和乌伦脸贴脸了。

“布和楚鲁，你太好了。”乌伦低声说。

乌伦的表扬让布和楚鲁受到鼓励，他自豪地说：“这算啥？你是个女娃娃，我该保护你呀。”布和楚鲁说得很男人的。

“那你能保护我一辈子吗？”

布和楚鲁坚定地说：“能。”

“咱俩拉钩？”

乌伦细葱似的小手从布和楚鲁肩头伸过来，伸到布和楚鲁的眼前，布和楚鲁一下子把那只小手抓住，“好，咱俩拉钩，我这是钢钩。”

“你转过身来。”

“我不。”

后来天上出了星星，他们两个就手拉手往家里走。

乌伦家的村子叫三棵树，在布和楚鲁他们村的西侧，离他们村还有五里多路呢。布和楚鲁和乌伦就在黄土峁上慢慢走着。刚下过雨，想快走也走不了。

前面出现了摇晃的灯火，是有人来寻他们了。

后来布和楚鲁的父亲死了，是得哮喘病死的，乌伦的母亲也死了，是得肝病死的。布和楚鲁曾经去看过乌伦的阿妈，那个五十多岁的女人，脸黄黄的，黄里渗着那么一层青色的影子，让他看着害怕。

因为两个家庭都少了一个大人，布和楚鲁没有到旗里去读高中，乌伦也没有到城里去读高中，学业虽然中断，可是两个人的联系还没断，就一直那么好着，后来就结婚了，成了一家人。

布和楚鲁虽然没上过高中，脑子却很好使。 he 现在是村子里的能人，村里的电工也都归他管，还负责照顾着村里的那个小学校。不过他每年的收入不多，从小学校能拿到一点儿钱，很少，算是学校的杂工。乡里不会给杂工太多的钱。布和楚鲁在村里的这个工作好像是义务的，是不拿工资的，无非是哪段线路出了毛病，他跑去帮人鼓捣鼓捣。

布和楚鲁每年的收入主要靠他种的那几亩地西瓜，他愿意种瓜，种瓜虽然累，可是看着圆滚滚的西瓜在地里熟了，他心里别提多高兴，累就累点儿吧，年轻人还怕累吗？一想到要离开村子，布和楚鲁有些舍不得，今年是不能种西瓜了，城里哪有种瓜的地方？

他家的日子很穷，乌伦为什么肯嫁给他，就是因为那个雨夜，他为她挡了半宿的雨，他把她的心感动了，和他拉了钩。布和楚鲁很得意，原来自己的钢钩果然起了作用，乌伦还真没跑了。从此后他和乌伦要一起进城去闯荡了。去哪个城市呢？从布和楚鲁的家乡向四面八方走，有太原，有呼和浩特，有包头，有东胜，有大同，远一点儿还可以去北京天津，可乌伦说要去呼和浩特。

有孩子们陆陆续续向学校走去，乌伦在院子里冲他招手，布和楚鲁就从黄土崖上叽里咕噜地滚了下来，他饿了，该吃早饭了。

二

早饭吃的是馒头、山药烩酸菜，还有一盘凉拌豆芽菜，布和楚鲁吃得特别香。

布和楚鲁一抬头，忽然发现弟弟查干巴拉把烩菜里的一块肉放到了嘴里，弟弟吃肉他高兴，可是弟弟怎么学习不用功呢？

“查干巴拉，你今天咋没上学去？”

“你脑子咋了？我今天在家复习，明天去考试。”查干巴拉瞪了他一眼。

布和楚鲁也把一块肉放入嘴里，香香地嚼着，“阿妈，和你商量个事情，我和乌伦想进城打工去。”

母亲已经六十来岁了，她对儿子的话没有觉得什么吃惊，现在人们都出去打工，太习以为常了，就问：“你们想去哪呢？”

乌伦在旁边说：“我们想去呼和浩特。”

布和楚鲁的母亲眉头微微皱起来，“咱村没有在呼和浩特打工的，老王家 and 老马家的都去太原了，要不你们也去太原吧。”

布和楚鲁不喜欢王强和马志刚，不愿意和他们掺堆儿，就说：“管他们做甚，我们想去呼和浩特。”

母亲就不再说说话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年轻人在家里待不住，布和楚鲁已经不错了，几年一直在家里务农，从来没提出去打工的事。

“布和楚鲁，你从来没去过城里，到城里去行吗？”母亲说话的声音里忧心忡忡的。

乌伦说：“妈，你放心吧，有我在呢。”

布和楚鲁吃得更香了：“等咱挣下了钱，也盖个砖房，不能在这窑洞里住了。”

母亲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不稀罕什么砖房，这窑洞冬暖夏凉的，我看比砖房好。”

查干巴拉说：“还是砖房好，多宽敞，住砖房说明人家日子过得好。”

早饭后，布和楚鲁和乌伦各自行动，乌伦回娘家去张罗钱，布和楚鲁把村里的事情交待清楚，乌伦借到钱后就走。

布和楚鲁把乌伦送出村子后，往村西黄土崖顶上的那座窑洞走去，那是村里小学小芹老师的家。

小芹老师家的窑洞是两间，也很破旧了，还是她妈妈留下的呢。小芹老师正坐在窗子下看书判作业，她一见布和楚鲁走进来，急忙站起来，让布和楚鲁坐下。

布和楚鲁说：“小芹姐姐，我和媳妇要去呼和浩特打工，来告诉你一声，一会儿还想到村长那儿去，把村里的事情交待一下。”

小芹很高兴：“是吗？那好啊，你早就该进城去了，总在村里待着是没出息的。”

布和楚鲁听小芹这么说有些意外：“你咋也这么说呢？那你毕业后为甚回到了咱村？”

小芹捋了捋额头前飘下来的头发：“你不能和我比，你是个男人，应该出去闯荡。”

小芹的妈妈就是村里的小学老师，也是从城里来的，村里人都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小芹的爸爸，听说小芹的爸爸是个部队上的工程师，在一次事故中丢了生命，小芹的妈妈就带着小芹在村子里教书。那年一棵树这里发山洪，八岁的布和楚鲁掉进山洪里，小芹的妈妈跳下土崖去救布和楚鲁，把布和楚鲁从水里拽出来，她自己却被山洪冲走了。那时小芹在城里读中学。后来小芹上了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就回到了村里，她现在干着妈妈当年没干完的事情，对象在乡中学当老师，他们现在还没要孩子。

“你看书吧，我去给你挑几担水。”布和楚鲁说着拿起了小芹家里门后的扁担。

小芹急忙站起身来，想拦住布和楚鲁。

布和楚鲁已经挑着水桶走出去了，小芹就倚在门框上，看着布和楚鲁一步步走下黄土崖。

黄土高坡深处里的一棵树村风非常古朴，家家户户，人都那么温和。一棵树村里只有一眼水井，在村中间的黄土崖下。有人说所谓的一棵树就长在这井的地方，人们为了挖井，就把那棵树放倒了，那是一棵老松树，听说比人的腰还粗呢。

布和楚鲁给小芹老师挑了三担水，小芹给了他一封信，信是写给她在呼和浩特城里的同学的，她那个同学在自治区政府工作。信封后面写着那同学的电话，要布和楚鲁到呼和浩特后就去找他，也许还能帮上忙呢。布和楚鲁很高兴，心里更有底了。

从小芹家里出来，布和楚鲁向村后走去。在村后的一个平缓的黄土高坡上埋葬着小芹的妈妈。

布和楚鲁默默地站在坟前，快清明节了，天气越来越暖和，坟上已经有小草冒出尖尖，绿绿的，星星点点的。周围很静，也没有风，这么

好的天气在春天里是少有的。布和楚鲁的脑子里响起轰轰隆隆的水声，小芹的妈妈就是被洪水卷走的，水声越来越响，布和楚鲁的眼睛里涌出泪水。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从旁边捧起几捧土轻轻撒在坟上，心里想着，一定要告诉查干巴拉，清明节的时候务必来添土，然后才向村长家走去。

村长快六十岁了，脸庞比村里别的同龄人显得年轻，但是背也有点儿驼了。他听说布和楚鲁也要进城打工去了，就说：“走吧，早就该走了，可是你这么一走，这村里就没有电工了，剩下的都是些老人和娃娃了，谁来干电工呢？”

三天之后，布和楚鲁和乌伦背起行李离开了一棵树，进城打工去了。前往呼和浩特去的汽车在村东边十来里远的土公路上，站在那里等一会儿，就有汽车开过来。汽车拖着黄黄的土龙，一停住，土龙把布和楚鲁他们吞没了。

查干巴拉和母亲去送他们，母亲还一把一把地抹着眼泪。

车上人坐得满满的，还有几个人没有座位，站着。布和楚鲁和乌伦挤上去。布和楚鲁把脑袋伸出车窗外，摇晃着手和妈妈告别，还叮嘱着查干巴拉听妈妈的话。

汽车在土公路上摇晃了半个小时，就拐上柏油路，车速加快，土龙也消失了。

车窗外忽然开朗起来，天好像大了，黄土高原裂成了两半，中间有一条长长的大河从远方流来。

布和楚鲁看着黄河有些兴奋。

一上车，布和楚鲁就有些晕车，他真的闻不了汽油味儿，要不是讨厌汽车的缘故，他也许早就进城打工去了。他拉着乌伦的手，用力地喘着气，想闻闻黄河的味道，空气是比刚才湿润多了，他的晕车的感觉好像轻了许多，不像刚才那么反胃了。

汽车上了黄河大桥，前面就是有名的黄河渡口喇嘛湾了。

三

布和楚鲁昏头涨脑地来了呼和浩特，他真的难受坏了，汽车要是再跑一会儿，他非吐了不可。从汽车里走出来，他脸色煞白，看着他的样子乌伦都害怕了。

布和楚鲁站在那里喘了半天，吐的样子是没有了，可是脑袋却疼得不行。

呼和浩特的汽车太多，令布和楚鲁眼花。他忍着难受，掏出小芹给写的那封信，张罗着给小芹的同学打电话。还不错，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个女的，口气很温和，可是她告诉布和楚鲁，小芹的那个同学下乡去了，是去扶贫，去了呼伦贝尔，要冬天才能回来呢。布和楚鲁一下子傻了。在偌大的呼和浩特，他和乌伦一个认识的人也找不到。按说呼和浩特本来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都市，但是布和楚鲁从来没有离开过黄土高坡，他就觉得呼和浩特大得受不了。在家时，本来以为能找到小芹的同学呢，那样他们就方便一点儿，可现在人家的同学不在，布和楚鲁有些犯愁。

乌伦说：“看看你，一个大老爷们儿，皱甚眉头啊？最初想进城来时，也没想过去找他呀，咱们住店去。”

乌伦说完拉着布和楚鲁向汽车站前的旅店走去。

看他们两个就是要住店的，几个拉客的人围上了他们，要他们去他们店里住。

乌伦说：“我们不住，我们不住，我们一会儿就走。”

那些拉客的人散了。

布和楚鲁问她：“你为啥撒谎呢？咱们是要住的。”

“猪脑子，谁知道他们是些啥人？”乌伦瞪了他一眼。

布和楚鲁很高兴，觉得自己的媳妇就是好，要是让自己一个人到呼和浩特来，还不知道让那些拉客的给拽到哪儿去呢。

布和楚鲁和乌伦先后进了几家旅店，都觉得价钱太贵，就继续找，他们来到了仁和旅馆前，推开了旅馆的门。这家旅馆门前很干净，他们走了进去，旅馆里却有一股难闻的味道，布和楚鲁不知道城里的旅馆都